

樂山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志

文

國朝

高幟書院條約引

張能鱗

邵博記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勝在嘉鄧諫從云漢嘉爲山水窟與桂林並稱州治在三江合流之際其北負高幟山范成大所謂登覽絕勝殆冠西州者也山有樓曰萬景陟其巔俯視一切三峩環列如屏九頂如几烏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一

尤如硯青衣沫水如墨池風山月時往來於其間此地讀書正好尋孔顏樂處孔顏之樂夫人而知之也蔬水也曲肱也簞瓢陋巷也未必如此之佳也而曰在中曰不改此其樂未必在是而又未必不在是也人惟知孔顏之樂而後能自得其樂亦惟能自得其樂而後知孔顏之樂其樂也孔顏之樂無乎在無乎不在也非樂境也樂心也非樂心也心自無不樂也人心各有仲尼人心各有真樂又何待曲肱陋巷之境乎况茲山明水秀霞蔚雲蒸風雨驚奇光霽皎潔皆大塊之文章助才人

之逸興開錦心發綺思吐辭爲經可傳可法攄其餘緒
弄月吟風或歌或嘯有吾與點也之意陶然悠然致足
樂矣雖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耳今
日循循規矩之中不徑不竇他日道明德立可稱儒者
從祀孔顏之末庶幾與高標俱永其人傳其地亦傳顧
不偉與或曰郭璞註爾雅洗墨魚頭黑李白讀書於平
羌開峽有太白亭子瞻曰峩眉山月半輪秋影八平羌
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豈非隨境
會心之徵驗與諸生勉旃無負此高標也

徵聘士子文

竊以士子志學必先端其所向儒生問業須知己往之
非苟斯道未得淵源則所習皆爲糟粕聖賢之闡奧必
何如而後入室升堂性命有精微豈姑且爲之尋章摘
句况六經註脚果盡貫通否乃以一第浮名遂分得失
耶若自恃以及自滿便非下學之純倘自省因而自慚
猶有進階之路用是宏開書院徵選俊良庶幾載望高
標復興雅化謹諏歲首建寅之月卜吉廿五入學之辰
既潔齋廊而懸卧榻更備薪水以供饗殮西南可以得

朋觀摩豈曰無益從來璞玉渾金之質尙須陶鎔砥礪之功矧當春風化雨之時豈忘傾覆栽培之理伊人宛在欲洄溯而莫從匪我斯求雖再三而非瀆幸無守株以待免何至臨淵而羨魚吾道其傳勿令眼前錯過此中名理誰能言下承當企望殊殷筆多覩縷允屬譽髦敬聽無斃

嘉定州志序

郡有志猶國有史也晉乘楚檣杞魯春秋義固各有取爾其爲史則一也歷代二十一史本紀世家傳書異辭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三

善惡異辭編年紀事又異辭要不離乎志者近是故一代之終始其間禮樂興廢人才盛衰道學隆替政教明昧風化醇疵恒于志乎見之前代之史後代之師也郡志雖小可以喻大嘉州古蜀郡舊有志畧載井絡章天地靈人傑山水有孤清秀絕之勝賢俊有禮讓廉恥之風士頗好學民良俗樸勤稼穡而鮮爭訟猗歟嘉哉謂之嘉州洵然自太史鄉先生范公修志後至今垂百年鼎革變遷滄桑亦改矧舊志燬滅無存屢訪於郡牧高君高君曰唯唯敷政之暇勤求好問始得抄本若干卷

而藝文猶缺焉未備不佞愧不敏且才非司馬職非史官不敢越俎因詣鄉先生彭公請珥筆而增修之先生老年碩德名臣世家少年掇魏科起家司李□水部司空出巡神木守潼南皆邊陲海隅撫治軍民聲稱嘖嘖引年致政養望東山且庭訓詩禮學不倦勤老而益勵先生曰諾亂後餘生文獻不足若不亟修之懼數十年天人隱顯政事風化湮沒無傳其何以信今而訓後哉同事參考校訂者有冷黃李季諸孝廉共勦厥成將付剞劂丐余一言爲序余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先生有焉誰毀誰譽直道而行多士有焉靖共爾位好是正直郡守有焉余故喜其成而序之雖然嘉屬六邑必六志俟其成而後云爾郡守其勉之

重修名宦祠記

孔子以布衣千古廟祀天下咸釋奠焉豈必以宦跡所至哉然德侔天地古今一人而已下此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泮宮之有名宦蓋取諸此故官其土者必舊有功德於民而後士民懷思不忍沒具狀於有司有司

上之學憲學憲核實乃許入祠非是不在祠典余順治辛丑奉

命分守上南駐嘉陽寇亂尙未平初謁廟□拜荆榛茂草中堂廡祠宇皆瓦礫士民菜色不聊生不暇知崇德報功爲何事也期年民志始定明倫堂成越三年甲辰民歌勞止而善心生嘉之人以舊州李公如柏者德政班班四十年猶在人心請入祠上之學憲報可奈祠圯跡湮失其考據并前賢幾忘也余覽州志如隋之賢守趙昱斬蛟平水患唐刺史岑參以詩名監郡攝刺史薛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五

能亦以詩名宋守呂由誠守死不屈於金俞興戰退蒙古皆以忠烈名魏了翁以理學名提刑張方以平允名元有傅夢臣爲總管明有李習段鑑曾介爲州牧喬世寧袁昌祚爲監司官雖不同各有表建載在州志可考而知也卒未有以州倅名者豈其官微而遺之歟如李公者嘉之人沐膏澤而歌思不諼直欲與前賢并垂則三代直道未嘗不至今在也維時士若民請復其祠州牧高君仰崑董其事舊趾重新首先捐俸者廉憲李公諱翀霄卽州倅公之允子也贈州倅公爲中憲大夫矣

人咸曰德報不爽子來趨事不期月而祠成請余一言
勒石余曰官無論尊卑學道愛人君子之德也世無論
遠邇咏甘棠而慕思之民情之厚也因李公而前賢并
舉俎豆重光宮墻復煥有司之職也且因李公入祠而
後之民牧自一命以上咸砥礪廉隅顧愛名節其鼓舞
興起當何如也若曰州倅云爾請以質之委吏乘田者
是爲記

嘉定州志序

高仰崑

余不敏謬領六邑嘗惓惓乎師古之意以爲昔之賢牧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六

牧此一方土而綢繆之維持之俾芳猷偉績存而不朽
而一時之人品物族山水土田煥然可觀者必有道以
處之是道也非志無稽焉以故訪於窮簷諏於耆耆雖
欲以表郡實哉將借以求治道也亂離之後典籍湮沉
今年春僅得抄本於民間乃上之守憲張公甚嘉且囑
予造鄉先生請修之爰謀彭先生先生愆憑從事掇集
舊聞補闕拾遺從范太史纂修後凡良牧碩人忠孝節
義與夫政餘之修理廢墜地方之盈虛得失一一錄訂
曉若列眉秋九月嘉州志成臬憲李公於嘉有世德其

忠孝先後每見而誦說同守憲張公任蜀南七年於茲拮据勞苦生成教養罔不周詳志中所載茂功丕著志成余皆請爲序焉乃嘉人士又請余一言附於後余思夫天地人物莫不以氣運爲環轉然盛衰通塞之際所以贊襄氣運使盛而不衰通而不塞非職斯民者而誰望哉此其義吾觀於史而得其大端觀於郡邑志而得其具體夫志所以傳信而示教也紀人物紀山川紀政事紀田畝溝洫似雜而繁然觀其開氣運之昌也莫不由經理觀其防氣運之靡也莫不賴補葺一時之倫類

蒸蒸觸觸於其中而不覺苟非有力行治道者與氣運相維安能俾久盛常通之象流行於當時而昭於簡冊也乎蜀南一隅有守憲張公拯溺濟險收治效於具先固已開氣運之昌矣余不敏願置此一部志於座右常緯觀焉覽吾嘉山川之勝思有以達其秀覽吾嘉人物之繁思有以育其德覽吾嘉倫類之衆思有以愛其生覽吾嘉政事之重思有以理其勞覽吾嘉田畝溝洫之錯籍思有以率作而興其利敢曰贊襄氣運哉亦不忘吾師古之初意而已是爲序

嘉定州志序

彭欽

郡縣各有志書吾嘉聞自安先生磐始志之後范公醇敬纂修距今五十餘年時移世異今昔互殊

國朝御極以來革故鼎新與天下更始舊志豈能典要又往者獻逆肆虐塗炭生靈在在滄桑匪嘉一隅以今茲之勢按之昔志所載霄淵迴隔少叅張公銜

命鎮撫川南節駐吾嘉下車之日目擊其景愀然痼瘼於懷也費盡心血從頭料理謂食者民之天水利不興土穀何資多方設法修濬牛特諸堰以溉南園數千里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八

之田逃民爭回復業而民生以遂湯火之餘禮教未嫻捐俸葺聖殿建明倫堂講學課士人文漸起走人白下購經史數百卷以惠來學熙皞絃誦內政釐舉則念及行旅之艱難問境內之橋梁而注意焉如張公橋急水湍流伐石構屋建長虹其上透迤堅固民未病涉也修舉廢墜鉅細緩急各以其序皆從來未嘗有而自今不可無者諸不具論舉其大者而已公起家名進士宏才博學於書無所不窺廨中卷帙積可充棟凡所經營必則古昔每欲覓嘉志爲質而兵火之後災及梨棗一日

以抄本示余曰此碩果之未盡者乎子急爲釐正顧余何人敢膺斯任然終辭未克抄寫脫誤譌訛相傳魚魯之弊固所未免因訂之付剞劂之手踵事增美豈無安范其人者出乎敬俟後之君子

張公修堰記

自大禹濬畝澮以行溝洫遂開萬世水利之祖後世命官分理咸因之也盖水之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病人用之則利棄之則病故濬導蓄洩之權足以移旱潦豐歉之事誠不在天也蜀自文翁穿腴民遂富饒李冰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九

鑿離堆郡邑皆得灌溉二人深得聖人經世之意故其澤不泯蜀人至今賴之嘉州蘓稽舊有牛特三堰分流於馮江馮性湍急行勢無常壬寅歲江漲橫流衝決積沙石齊岸三堰遂廢三十里之內凡食其利者咸失所天雖清丈改爲下田其如賦稅何民漸鳥獸散去嘉人束手嘆曰今有若文翁李冰者出而治之者誰乎恐未易也先是辛丑年藩參張公初蒞嘉州適有郝逆變公捐贖難民賑濟時饑請減僞例苛徵民稍安集卽興學校建明倫堂課諸生以理學居無何公以慶賀入都壬

寅水患衝決實甚癸卯夏公又奉

命來嘉復問疾苦此事最急欲修復詢於土人僉曰難訪於耆老僉曰難公已饑已溺之心日切憂皇而遷移會剿之役年餘甫畢甲辰冬公乃奮然曰人皆視爲他人事故諉之余直以爲己事也何終難者州守高君愆愚唯唯隨公單騎相厥川原審度形勢某處疏舊渠某處開新堰石者壘之沙者堤之壘石如壁植以柳樹所以捍衛經久者計工若干日夫役若干人日費若干粟計定乃下令公捐米百石州守高君亦樂捐輸悉貯工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十

所支給百姓歡呼趨事向之鳥獸散者今皆聞而歸矣挑者濬者築者防者不兩月告成流灌千畝土人曰初畏其難意其所費需萬金計工需年餘今之成也如是其神且速也非張公之德不及此請易其名曰張公堰夫堰之壞也民棄其家國損其賦所係匪微也今日者民旋樂土國無逋稅轉災爲祥捷如桴鼓比諸文翁李冰之利豈出其下哉盖公之先人宦秦之洋邑洋每苦旱曾修龍門飛槽洞口一十二處洋人食澤至今廟祀不替公之敬奉家訓稔知民依之艱難故其德我嘉者

亦如先人之德則公之用天因地忠國愛民悉本乎孝
而出之者嘉人享利之日皆歌咏之年矣是宜勒石以
昭張公之德與高君之功以及督工羅倅之勞且使人
知此舉之不易而時加意焉

嘉定州修學記

高幬之麓維嘉學宮明御史郡人程子啟充實肇造者
故廡下曾耑祠祀之經百餘年甲申蜀亂悉燬於兵
國朝順治之辛丑歲西山張公名能鱗以少參領蜀南
先建明倫堂爲講習地未幾以入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十一

賀去明年歸值巫峽餘氛大役繁起不遑他役甲辰役
止民寧公乃次第建兩廡置七十子及先儒主起戟門
三舍乙巳春謀於州牧高侯仰崑乃大集工建先師
殿啟聖祠櫺星門及泮池左右坊鄉賢名宦二祠丙午
復建尊經閣及六齋秋八月特牲告成諸生述公之功
商記於予夫公之功可勝記哉守茲南土去害興利父
老子弟之歌頌自有志不朽者惟是蜀南多士久困幽
谷心莫適從將甘爲齊民焉王道不興聖人之所恫也
公下車日首重孝弟耑以明倫課士士子各有油然動

於中者比者修學宮外又置高標書院厚廩入以養之
四方來者盈舍每政事稍閒出所纂著孝經衍義大學
衍義補儒宗理要等書爲諸生講論又訂釋奠禮書附
進賢論謂有子諸人之德高於予求不當僅配食廡下
尙論如此二年以來未嘗斤斤然爲士子訓鉛槧業一
以主敬致知窮理盡性至命爲指歸諸生靡不快然有
得亦各能言所言歲卯午書升八人夫不徒以文教人
而文亦應之則公之至文入人心深矣予以功不可勝
紀也聊記其畧云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十二

嘉州高標書院記

劉如漢

漢嘉山水清巋之聚城有高標山主於中而博收焉峩
眉之遠大凌雲之高明龍泓之秀雅烏尤之疎越莫不
屹然爭勝登高標環顧諸峯遠大者高明者秀雅者疎
越者若一一受其裁成錦江來自岷山厥水清悠淼淼
沫水湔急馮水適勁淙淙有聲距高標而俯視三江清
悠者湔急者適勁者何衆派之滙於宗耶我藩參張公
之建書院於茲以育蜀南士也蓋有所取耳昔之蜀南
爲傑士藪出者各有建樹處者亦罔不彬彬秀良□□

之變坑焚殆盡二十年來絃誦聲歇十亦不自振起豈天生才有豐嗇抑亦作人之化無聞也公辛丑出守南土慨然惜之既爲民經營溝澮卽建學明倫以斯道爲己任先是以時課士士勃然知所嚮往繼憂其散處爰設書院檄召各庠士子居業且捐廉金備廩餼且募齋夫供薪爨負笈者如歸也顧所業各未得要歸公乃出江南督學時手訂大學衍義補孝經衍義補儒宗理要等書示士子理學天人之旨又自白下購經史古書八百卷貯之尊經閣俾多士沉酣飽飫於中政暇輒親臨

臯比剖決譌疑使知要歸之處每曰學不究天人而獲榮青紫雖得之終於吾道無所輕重是以癸卯丙午雖登賢書者數人公未嘗以此爲宮牆多蓋所望者得孔顏之樂繼道統之傳不區區尺幅自見也嗚呼置身軒冕之中而欲體聖人之教有其志者未必有其事公之曲成不遺可多覲歟公橫渠裔也家學淵源以民胞物與爲志以窮理盡性爲歸今取全書讀之西銘正蒙諸篇與公所續緒言太極歌定性諸論其心其理先後一□蜀南多士苟能仰止高標風雨晦明勿輟涵泳知□

仁山從容於天人性命萬事受裁統宗一貫各有得焉處則自適於孔顏之域出亦不愧爲伊周之侶則公之家學固淑身善世之模楷多士之學公之學心公之心者亦庶幾無負此高幟也已書院中上公車者在長安與予述其事誦其德請予記予曰公之爲此也樹一代之眞才衍千古之道緒葆兩間之元氣淑百代之儀型教思無窮天下後世必有聞而興起者區區吾鄉已哉公名能鱗別號西山燕人也

縣令陳爲光德教碑記

無名氏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十四

嘉州城東隅黃花臺舊有九龍祠前明州牧鍾振建書院於此改今名兵燹後隳頽百餘年乾隆庚午秋我邑侯陳公蒞茲土仰體

聖天子德化撫字情殷越二載政通人和自捐清俸重修之樓一廳一亭一左右齋厨二十六樸斲丹牖備極整飭置官地以備脯薪按月考課躬爲甲乙四方來游者數百里咸至甲戌入泮者九人噫倘非我公培養作育曷克臻此意者吾嘉山水名區文運將興故天使我公來蒞茲土與不然何以百餘年所荒廢者今日丕振

也邑之人於公之擢去也圖報無由於是敬述其事勒諸石以志不諠也

楊展傳

彭遵泗

前明總兵晉華陽伯楊展者字玉樑嘉定人也長七尺有咫性倜儻負文武姿尤精騎射少應童子試參政廖大亨一見器之曰此將才也亟獎拔之舉崇正己卯武科北上挾強弓大矢驅一衛獨行遇賊刼其橐展笑曰爾欲利吾有耶吾與爾鬪射約退百步外執號箭爲的吾射不中聽汝取之賊如言一發破其幹賊驚拜去臨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十五

試闈貴人有馬兇悍難制挽以鐵韁號於庭曰能騎者予第衆愕錯鮮應展持弓矢排衆突前奪馬騰躍而上縱送回旋九發矢九中走馬揚聲曰四川楊展也闈貴駭服展名遂震京師於是成進士第三人授遊擊將軍時秦寇方熾朝廷深重武臣尋陞展參將以憂家居值蜀亂鄉盜縱橫嘗與族子踏月江邊隔岸影見人行諦視曰此賊也射之應絃而斃覘其人果素掠鄉里者人以是畏服之甲申獻逆據成都僭號改元遣僞將四畧展起兵犍爲會閣部王應熊檄至卽從總督樊一蘅及

遊擊馬應試余朝宗等攻叙州力戰復其城殺僞都督張化龍又擊敗馮雙禮遂次第收嘉戎諸邑於是黎州指揮曹勲副使范文光起洪雅土司馬京起榮經爲展聲援遺民潰卒多歸之衆至數萬時獻賊遣狄三品劉文秀等來侵大敗還授總兵歲饑人相食展遣使告糴黔楚自紳士以下至弟子員皆給資農民予牛種使擇地而耕願從戎者補伍百工雜流各以藝就養孤貧無告者廩之又置竹筏若干於銅河以濟榮威富之避難者俾居思經瓦屋諸山而令其子璟新屯田於峩眉歲

獲粟數千蜀南賴之獻忠忿展盡取故地又怒川之人不服己也大殺成都居民率衆百萬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戰於彭山分左右翼衝拒而別遣小舸載火器以攻賊舟兵交風大作賊舟火展身先士卒殪前鋒數人賊崩反走江口兩岸逼仄前後數千艘首尾相銜驟不能退風烈火猛勢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鎗銃弩矢百道俱發賊舟盡焚士卒糜爛幾盡所掠金玉寶珠及銀鞘數千百悉沉水底獻從別道逃免旋奔川北展追至漢州封積屍而還是時展威名大振蜀之起兵拒賊者

皆倚爲長城袁韜武大定者窮困來奔韜故姚黃十三家賊而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展愛其勇推心任之命大定守青神韜守犍爲鼎足備賊偏沅巡撫李乾德初以總制來蜀獨許袁武深相結至是韜與總兵李占春相惡展素厚占春時通餽遺韜不悅乾德因說韜殺展大定亦忌展富三人合謀請展詣犍介展壽展欲往其子璟新諫曰近觀二人意殊怨望須察之不聽及出乘所愛白馬回齧其衣者三展厲聲曰吾不懼獻忠豈懼他人耶蓋展破賊多自矜又過任人而乾德以展遇已

簡畧日夜愆韜除展展不悟佩劍攜一僮扁舟南下袁武迎之僞爲恭謹者展坦然入帳浮大卮痛飲日暮沉醉袁武脫展劍舁入別室使勇士往刺之展寐後目不交睫睛光炯炯射人操刀者三至不敢動展僮云無畏也遂縛展展覺知有變佯呼曰酒渴甚予我水飲僮止之遂遇害展素精五行遁術得水可免其死也實僮促之云年四十有五時順治己丑歲華陽伯則破獻時永明王所晉爵勅也袁武旣殺展引兵圍嘉定三月破其城璟新逃去妻陳氏罵賊死其家殘焉時僞帥孫可望

者方據滇聞展死使王自奇將兵向川南而別遣劉文秀等渡金沙江取曹勲而襲其後袁武力拒自奇聞之還與文秀戰大敗俱降賊乾德赴水死賊再據蜀初督師應熊以賊襲殺平蜀侯曾英走畢節死兵部尙書呂大器自柳州至永明王卽命代之大器遍歷諸鎮太息謂參軍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韜武大定忍而好殺王祥庸懦不足仗蜀事尙可有爲乎自展死後諸將解體賊復入無敢抗者於是烽火蹂躪又十餘年而後定至今談展事者猶追念喟息稱楊侯不衰云史氏丹

溪生曰泗王父玉吾公少適嘉定與楊侯公子璟新交公子兄事王父及難作孤身來歸袁武踪跡亦至王父耳授公子策貽駿馬遣之而身詣賊酋告以故復令人導道追公子至新津公子先渡江斬舟人沉船於水賊遙望不得渡以故公子免而余家亦無所害余因識楊侯事甚詳觀其經理流亡與其所以殺敵致果洵乎文武兼才也而取人杯酒自壞長城西充之罪可逭乎公子之去也投誠我師授參將後復父讐擅殺落職家居十餘年以壽終

凌雲山海師洞記

顧光旭

唐韋臯嘉州凌雲寺大佛像記曰在昔岷江沒日漂山東至犍爲與涼山鬪突怒哮吼雷霆百里舟隨波去人亦不予建茲淪溺日月繼及開元初有沙門海通者謂石可改而下江可積而平衆力可集惟子來財人夫競力千鎚齊奮大石雷墜伏螭潛駭不數歲而聖容儼然奪天險以慈力易暴浪爲安流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平斯險也時有郡吏求賄於禪師師曰自目可剗佛財難得吏怒曰試將來師乃自抉其目捧盤致之吏驚走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十九

夫專誠一意至忘其身雖迴山轉日可也予登凌雲山三江水鬪不相下觀大佛巖安流出險之奇而歎海師之翊贊禹力爲不少也古稱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若海師之功其與蜀郡守李冰之鑿離堆豈不後先爭烈哉雖並崇祀典可矣巖左一石洞窅然而深寂然而中空洞口峭石壁立槎枿盤均想見巨靈劈掌而爲海師之宮也因大書題額用示來茲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海師奉釋氏之教而忘身任鉅宏濟斯民若此其身浮屠而心吾道者耶而予又敢以浮屠外之遂爲之

記且爲之歌曰沫之水兮奔流與青衣兮合注瀆江千里兮洪波翻徑龍游兮凌雲渡一縱一橫兮蛟龍爭元黃血兮石吼怒石吼怒兮無時休手驅山兮駭潛虬濛兮誰鑿浩瀚兮安流神之斤兮鬼之斧海師海師兮心與天謀吏怒兮何求酬之兮一眸蘭楫兮桂舟士女兮詠游嗟今之人兮不知其由山蒼蒼兮水悠悠維海師之烈兮將與天地而長留

徵刻凌雲山詩啟

釋達徹

從來勝地假大筆以生輝自古文人選名區而播咏某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二十

山某水傳來姓字生香一賦一詩寫得雲霞活像落九天之咳唾風前顆顆連珠留千載之聲音海內人人編貝華章麗句以切景者爲佳文哀集鈔書得有心人而就事爰有凌雲之古寺實爲翰墨之芳林南康大像一篇濫觴乎唐代坡叟時遊諸作振響於海隅暨乎元明莫不登高唱和傳之碑碣何殊品重琳瑯况逢當代之名公更屬

本朝之鉅製倒詞源於三水排筆格於九峯興致淋漓到此新開世界心花燦爛拈來別具精神追蘇陸之高

踪直過嘉州風味題山水之競秀遙臨天半峩眉是誠
運之隆夫不獨山之幸也然而石泐苔封貞珉漫滅蟬
吞鼠嚙繭紙淪亡慨玉屑之煙消空餘洞冷憐珠英之
葢卸祇覺雲殘茲以蘭若多聞苾芻有志素耽左癖罔
厭書淫邈自岑公以後彙集若干藏之斗室之間動經
數載欲爲山志一篇普作卧遊三昧伏冀鴻裁不吝惠
我珠璣寶什頻頒光茲簡策尋謀鉛槧便計棗梨從此
山色神傳文章紙貴行見雲峯奪目開緘個個封侯溪
壑生心把卷朝朝載酒虔申玉版祇候瑤函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二十一

重建九峯書院記

宋鳴琦

嘉之九峯書院舊在凌雲山創自前明嘉靖時後百餘
年燬於兵

國朝康熙中觀察張玉甲改建於高幬山王漁洋尙書
所謂絕頂有高幬書院也然是時創痍甫定當事未遑
兼營不二十年亦廢迄今又百四五年矣嘉慶六年
秋余奉

命蒞郡既月觀風拔其尤者送之院將以日夕訓課之
至則趙太守祠也因城而屋近市以居上雨旁風甚非

其所迅欲有以易之而議者或且以凌雲高幟爲可仍也夫凌雲誠山水窟然去郭遠江漲不時欲數數與諸生講貫勢必不能高幟近矣十洲三島雅備登臨若以卜築則山旣高風加厲又水土弗便不可常厥居也暇日過觀德圃圃在高幟之麓攷圖經乃宋時安樂園故址三水迴環萬頃玻璃外楚楚九峯如列杯案盖昔人經營致不可及爰捐俸百金爲倡不兩月諸縣以數千金至核其會計則皆官師父老所欣然釀者予旣喜講院之名勝而又以嘆嘉郡諸君子好義爲不可及也明

年四月謀木於山謀竹於箐謀瓦石於塿埴高而爲堂奧而爲室翼而爲廊繚而爲垣閱二旬而規模已具夏午予於役我邊往返經時功少息九月初吉郡事旣簡督加急又兩閱月役竣計堂一室一楹各五厨二楹兩倍之門二楹各三舍六十楹三倍之又以其餘材營別墅一樓一於院西隅盖隙地也楹倍其屋之二几案之需悉備丹雘之數亦如之外而墻垣砌以磚石傳以灰脂表延幾百丈綜其費僅四千金有奇以所餘金權之質庫爲齋厨久遠計於是率官師父老及諸子弟作落

成之讌僉請所以名茲院者予曰今築旣非高標舊跡而凌雲眞面目乃時時晤對與身在此山中者又自不同九峯之名於斯爲稱且亦欲學山者功無虧於一簣也旣乃進諸生而告之曰夫嘉人才之藪也漢晉間費氏之族尙矣唐之唐山人仲常侍宋之王處士田諫議近代之安給諫宿光祿或以節義顯或以功名著或以文采稱當其時非獨諸君子賢也太守則岑嘉州薛許昌陸山陰大尹則沈立之宋太素楊仲猷亦一代偉人也予於前哲無能爲役而雅懷夙尙古今人未始不同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二十三

諸生成體賢父兄之意而相與有成與茲舉共不朽焉斯則區區之所日夕望之者也時與其役者參軍朱法祖少尉張瑜董其工而始終其事者樂山生員鄭行素帥士安趙聯春峩眉生員李茂元犍爲生員張汝照凡官師捐廉者並列於左

九峯書院條規

知郡事宋謹與書院肄業生童約夫書院爲儲才之地而羣英萃處良楛錯見不顯示以規條恐閑檢不立性情易肆甚非區區作育之初心也昔胡安定教授蕪湖

人遇其徒知爲胡氏高足而白鹿洞規教法尤詳一時成就後先相望說者謂其科條簡備節目詳明懸鵠以示人知恪守此學規之設重有賴焉今諸生講習之地旣易湫隘爲爽塏矣其一切膏火之資器用之細無不汲汲經畫期於有裨者亦欲爾多士樂安絃誦相與有成顧謹飭之士不煩削繩而弛跡之才或易偪越因取相沿積習撮其大凡以爲勸誡雖不敢比蘓湖鹿洞之詳而造就人材之意則一遵者獎之違者黜之斷不棄蘇合而取蟻丸爾多士其各束修自愛以副樂育是則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二十四

予之所厚望也夫條規列左

一書院作育人才稍有才華易邀題拂乃浮薄之士往往藉名肄業以便其私甚至偶承眄睐卽欲援以爲梯妄冀夤緣不啻趨之若鶩種種陋習有玷士品諸生旣各有志干雲願痛除狗苟蠅營之習若果圭璧束身不但取貯藥籠自當首珍石室倘故智復萌不知自愛卽使才具空羣不容士林濫厠

一讀書所以致用若僅句櫛字比已屬下乘况平時度之高閣臨用摺撫爲工根之不茂安望膏沃諸生

當於所讀經史及一切金石碑版之文務令貫串於心毋致空疎貽誚

一天下多係中人之資而勤惰旣分成敗迥異昔人所謂懶之一字誤却一生諸生當嚴立章程朝夕自課毋求速毋間斷卽不得已偶有曠廢次日必補綴完功一暴十寒所深忌也至講辨書理揣摩帖括務期胷中雪亮切勿囫圇了事

一

國家以制藝取士子八股一道首宜講求第清奇濃淡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二十五

體不一致要必透徹題理酌雅秉經去牛鬼蛇神而求合乎清真雅正之旨知於此道三折肱矣至操觚之法先輩論之已詳無庸復贅

一近者鄉會試例詩列首場歲科兩試亦有考取詩古之令詩固與文並重也况異日拜手賡揚登高能賦可以不敏謝乎乃川中士習能談騷雅者固不乏人而音調韻語不識何物者亦復不少諸生講習之暇仍須密咏恬吟按程課習以期彬彬雅雅鼓吹休明但不得語含諷刺體襲香奩有乖詩品

一讀書必先識字而辨字尤須審音平仄一混不但聲調不諧亦且意義迥別閱者摘其誤不知相習已然也蜀中五方雜處土音各操別字訛聲在在皆是諸生務各講求反切體認字義毋仍沿訛貽笑大雅一書列六藝之中古人教士所重不但心正筆正之喻可以裨益德性也古今法帖甚夥取其筆資相近者細心臨仿日以四五百字爲率毋見異思遷毋作輟參半行之既久自當改觀卽謄錄文字抄寫書籍亦必結構工整切勿潦草塗鴉

一肄業正課生童優以膏火其附課生童遇官課三次私課四次連列優等者亦准升作正課正課而官課三次私課四次連列三等者降之至每月中有三課無故不到者概從降黜

一諸生執經問業及課期領卷之時務各整肅衣冠從容進退倘有不衫不履擁擠喧囂者從重戒飭一書院肄業之所豈容任意往來視同傳舍嗣後諸生若有要務必須稟明給以假期倘不行稟白無故自歸及私出衢巷閒遊者由監院查明稟逐看司不

行阻攔亦干提究

一羣飲既易曠功投博尤爲賤行諸生倘有蹈此者除逐出外仍科以法

一輕薄之士每喜捕風捉影捏造謠歌藉無根之詞爲博笑之具以訛傳訛誤聽匪細諸生卽誦讀有暇何妨商確經史若敢造作浮言亂人觀聽者定行飭逐

一每一講舍居諸生一人設木榻一棹杌各一已稱完備諸生圖遂己便往往向他處任意挪取事雖細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二十七

微亦不矜細行之一驗也此後派定器物毋得擅行挪動違者戒飭看司不行勸阻一并重治

一存貯各項書籍只許校讐傳看毋得私自攜出及損污遺失違者罰賠

一官私兩課務必遵用試卷若以素紙錄呈定置不閱

一各置竹籠敬惜字紙不得穢褻作踐

移建試院記

嘉爲蜀望尙矣躡五岬抗大峩通溷岩疏噎口數百里

內高而原下而隰漢書鹽鐵元和絹綿蜀都橘柚皆於是乎徵之士生其間宜其俊又英多不愧士大夫郡而余蒞嘉數載求如峩之松邛之竹譜之荔子圖之海棠輒不數數覩豈秉靈或殊與抑栽植者弗至與夫山川磅礴之氣非其地不凝日星景慶之光非其時不著余屢至舊試院矣坐而僂若立而跛若形家者言覆箕而屋仰瓦而庭咎無踰是雖有良材弗殖將落矣夫文章者清華之品郅治之徵而若是辱之其黯也亦宜嘉有觀察署在高標山下自移建後曠且百年前歲卜築九

峯講院蓋常物色之而勢有所未及也歲乙丑請其地於監使既報允父老羣起以輸僅金五千餘計數甚約不忍重煩乃以身任之縮糜節冗期于有成奧者室軒者堂繚者廡釐者館翼者棚得八十餘間厨湑門垣皆以式觀者或稱爲蜀中最秋而面勢冬而賦功于是進父老而告之曰高標山脈自塞外來轟蒙頂蟠長秋起熊耳而雅有沫蜀有岷邛都有洩三水奔騰交付於前其鬱爲高標也陰岩鼓其蒂陽阿發其葩而中出者與江上九峯對峙如天造蓋山川會合之精也

國家重熙化洽壽域春臺民安樂利文經武偉士服管弦以茲勝地際此

昌時大廈廣庭長楹列廡其氣之凝盖奕奕然其光之著盖熊熊然十之爲洲三之爲島兩之爲蓬萊品斯懋矣舒之爲錦薰之爲香擲之爲金石神斯暢矣其科第之則宋之勾也其功名之則漢之費也其節義之則明之四諫也多士振興人材輩出詩歌棫樸易著茅茹書稱舟楫將由此與歸語子若弟嘉爲蜀望其無負哉其無負哉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二十九

邑紳羅其晏捐輸書院屋租記

予莅嘉之明年壬戌釀金重建九峯講院既成籌修脯膏火之需檄樂山縣清釐舊有田宅租入按名以稽知羅君其晏有市宅輸租以爲院脯事心甚嘉之會纂郡乘亟登崖畧而不知所由來也今年夏以公延見郡人士語及此事咸曰此地郡城闐闐中區凡民室四市室五嘉慶初元郡人欲市而租之以爲講院需而力不給羣向之貸慨然出千金成其事嗣以無項清補子母相權累至三千二百餘金郡人對之有愧色而羅君不

以此見尤轉爲慰藉之並言郡伯莅嘉以來殷諄作育某雖僅足衣食不敢自私欲以此稍助萬一諸君子爲某請之敢以告余聞之迺悉其由且重其人嘉其事而重有感也今世人家多獲一囊粟一匹絹比隣指新穀新絲以貸吝而不予旁觀者譏其不讀書予觀士大夫及素封家亦往往而然已欲勗子弟以學而視鄰之子弟若秦越然已欲致子弟之富而視鄰之子弟若冰炭然嗚乎亦淺之乎自植矣夫貴而爲善於鄉則士敦其行富而爲善於鄉則農勵其俗耆老而爲善於鄉則後

進不敢以菲薄自居父兄倡之親婭和之子孫守之風尙恬然里高節義其所以成家而致福者豈淺鮮哉羅君累世大族雖例得司馬不樂榮名子弟躋尹丞者數人其居鄉行誼恂恂然明廉尙樂施與郡人咸能言之卽輸租一節可知矣予將以爲君子居鄉者勸而并以美郡人士之不没人善也故如所請而文之俾永諸石

嘉定府志序

郡有志自宋呂昌明始本圖經而增廣之蓋專志也若以山水志者則有張開峩山志袁子讓二山志以政事

志者則有鄧嘉猷西南備邊志四諫奏議以文章志者則有唐求詩集邵博聞見後錄安磐頤山集以道釋志者則有張道陵峩眉山神異記無名氏峩眉記陳惟直刀圭錄以動植志者則有沈立海棠譜孫長民海棠記鄒簡臣動植譜總其義類殆數十百種此其人或官於斯或游於斯生於斯代不一人人不一書而要以闡山川之勝概紀風土之殊宜表簿領之前徽明士夫之雅尙以供輶軒之採以爲守土之程則一也後之人誦其書考其地稽其時當何如朝夕一編以無負此佳郡哉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三十一

琦以己未秋入蜀明年權戎州事以公事過嘉州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始信歐陽節度語爲不謬會匆匆去無由久住每嘆岑南陽陸山陰得爲此郡殆有夙分又明年恭奉

朝命來守是邦於是游嘉之願大鬯視公少暇卽索向所論諸志欲得盡觀之以爲從公之式遲之又久僅得國初張玉甲觀察所輯嘉州志烟煤鼠嚙纔數十紙蓋勝國兵燹藏書殆盡可慨也夫嘉宜有志在今日亦甚急急矣當

憲皇帝時以疆宇之日闢民生之日富改牧爲郡皇皇然爲大都會者幾百年會無一卷書紀一方事非所以仰頌

麻隆賡颺

盛治也其宜急一也宋志不及見矣繼昌明而作者明人如陳嘉言輩皆良史才屬縣之有志者勾演圖經外張庭陝嗣宗亦名重一時假令其書尙存亦僅在採取之列何者州郡異宜則義例迥殊况區區者之百無一存耶其宜急二也郡地齊梁以前隸屬不常又時淪於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三十二

獠一時循吏勲猷鄉先生德澤落落晨星斯固無可如何者也顧自後周以來州郡之制時分爲二或參爲三屬縣併改比附尤不一致中間或爲藩鎮或爲路府至明始併爲一州此千餘年中名宦多矣人物宏矣國史所書父老所傳金石之所錄不以時采輯後亦有不可盡考之勢然此猶曰成書尙在有心者可自求而得之勝朝以來三百年中烈士忠臣義夫節婦名不登策府聲不出閭閻者多矣及今蒐羅文獻寥寥已不免十忘五六更有甚者今此五六十年中近而可攷矣而屬縣

職官選舉列女諸條或案牘廢蝕或子孫中落罔可盡稽其宜急三也且夫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斷斷焉指前人之瑕疵以自伸其說固可無庸然亦有不得不辯者寰宇廣輿諸書所記較廣錯訛誠所時有總志省志爲一方而作州志縣志爲一州一縣而作宜其信而有徵然沿革一門紕繆特甚山川則擁斯茫水犍爲入江宜賓入江兩存其說人物宦蹟則漢之犍爲武陽俱爲闌入更有濫及旁郡者乖舛不能備臚其宜急四也兩戒稱大江者以江爲最江之在蜀者以郡爲會導江沫江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三十三

青衣三水常道將諸書文簡意該旣不免後人之疑自水經注而下又紛紛陳說如議禮聚訟不可究詰幸而備員斯地泝源竟委攷核無難其宜急五也夫

國家郵治昇平百五六十餘年於茲矣風雨以時士民安業嘉又當蜀奧區水木清華在西南號爲無事以甚急之事際可爲之時琦雖弗文敢謝不敏哉去年夏四月郡試旣竣清齋多暇爲之考其異同審其體例閱月規模已具旣而懼其弗協於古也發行篋所攜地理傳志諸書并參以歷代國史錯綜校核以求一是又懼其弗

協於今也凡事之涉於官者則檄之縣以求之凡事之涉於民者則詢之耆老徵諸遺言并廣爲榜諭以期於詳凡八閱月而書成今年二月付於梓又六月而役畢計爲卷四十有八爲言三十五萬有奇以闡山川之勝概以紀風土之殊宜以表簿領之前徽以明士夫之雅尙固不敢期于輶軒之采而所以自爲守土之程者則亦庶幾乎可信焉琦聞之燕石自珍域於見也醯雞炫舞限於地也河伯望洋進於道也崑山抵鵲廣於材也持一束書括上下數千年事不必智者知其邊幅之窘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三十四

矣宋明二史所收蜀地理志於州郡不過呂昌明陳嘉言嘉州志數種郡之爲志貴矣當世著作之林如以斯志爲可而增損之潤色之俾得附呂陳二公後何幸如之卽不然或節取其長別成一書如張開峩眉志鄧嘉猷西南備邊志沈立海棠譜存其名於書錄於通考於讀書志不僅爲琦一人守斯土之程則又日夕望之者矣

建楊侯祠記

侯諱展明末官至副將

袁鳳孫

郡伯宋梅生先生重建九峯講院之明年邑人士以建

楊侯祠來請余稽祀典載忠義鄉賢二祠侯得祀最早且隆曷專祀爲邑人士曰然顧念邑數十年來風俗少偷非士夫之教不立而鄉曲之積習錮蔽甚也非有以新其耳目之觀不足以動其血氣之陰而發其觀感之志侯忠能貫日義足薄雲邑之耆舊識道理者知之而鄉曲之農市廛之夫手胼而足胝者未必咸喻之誠得鼎新一祠耀其聞見震其智慮而識道理者復爲之解說蚩蚩者庶皆知忠義之可貴由欣慕之心漸爲服習敦教化厚風俗斯祠實權輿焉且當獻賊肆亂時川西

北蹂躪殆盡侯旣解組又值家國流離之際入叙入犍復已壞之疆里收已潰之人心彭山一戰雷轟風捲驅巨寇如逐病羊卒至纍纍然伏首帖耳而就戮不惟川以南二三黎民不與賊難者賴侯之功實九郡三巴咸被其德矣今邑耆舊有能談之者頓足起舞欣愜無端而愚也民者疑之信之非得主持風教者爲之表章又孰知侯在當日功德及民有如斯哉古者鄉先生品詣行能稍足稱述沒猶祀社况侯也乎哉推斯意也將使聞者興起之意卽郡伯立講院崇教化之意也爰允所

請請於郡伯得城北皇華臺地新其屋設耑祠以奉之
臺臨岷江上三龜九頂森列左右瓣香小住佛峽三水
相薄作萬雷鳴猶想見當年力戰彭山使逆梟胆落時
景況也

新建東巖書院記

王來遴

奉新宋郡伯重建九峯講院之又三年乙丑以舊試院
湫隘且就頽卜地新之舊地多無所用予前年甲子來
權斯土沿故事課士九龍祠非地也而無所易之至是
請於府允其議堂厨齋溥既具乃面勢以爲門顏以東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三十六

巖皇如也然延師養士諸費都無所出時九峯講院租
頗裕郡伯分二百金以爲助會屬中有沙淤地數處以
訟歸官歲取其入又得百餘金於是修脯薪火之需咸
備夫樂山古龍游治也治附郭九頂三江山水佳麗甲
蜀西南唐宋之代岑陸諸公宏獎羣倫人材蔚起卽在
前明魏袁諸君子以爲倡一時二王四諫媿美後先當
是時官學有九峯講院私學有東山書院官師之表率
父老之殷肫郁郁乎鄒魯間也今郡之講院地雖易而
名弗改郡伯之所爲表率又過魏袁而軼岑陸多士甄

陶沾漑且蒸蒸以興予何幸竊比私學之例得以規隨
先達引迪後來也顧草創之初殊多未善是不能無望
於後之君子矣

募建嘉定九峯書院引

鄭行素

竊以庠序設而周藹吉人學校興而魯多君子蜀地人
文之藪嘉州山水尤奇九峯挺秀四諫流芳雖人傑由
於地靈而天資須假學力絃歌之雅豈必定在武城杞
宋之徵端有賴於文獻郡之書院廢圯已久昔人蓋嘗
有志卒無成功當事未暇舉行畱待今日欣逢雲墅公

樂山縣志

卷十四

文

三十七

祖修名姱節國士無雙傑作雄文江東獨步體壽考之
作人普菁莪之雅化一聞洛陽年少之才卽廣水南布
衣之譽五日京兆已董戎州之師儒百尺龍門又新漢
嘉之耳目馬融列絳帳文翁守成都緬懷往事允協前
徽爰度觀德之圃以營近聖之居青山踞上古木千章
綠水環腰新荷十頃雖在城邑闐闐之中獨出車馬塵
囂之外惟是鳩工庀材何止縻千人之費長廊峻宇殊
難責一木之支更有膏火之需務籌廩人之繼公祖先割
清俸列侯慨解廉金凡我儕輩自應傾囊屬在士林何

妨附驥投鞭塞井積篔成山門外綠楊散作七城之春色牀頭黃卷藉分半壁之燈光成桃李之蹊風流頓異飲芹藻之水仙凡迥殊請以吾黨小子之簡來事是邦大夫之賢勿吝錙銖佇興土木

檄縣修之未遑也明府來予語之故慨然以爲己任公餘卽親行相視曰吾知所以治此水矣乃下令邑中曰令尹願爲爾城今爲爾倡從者聽百姓悉踴躍爭赴水落遂鳩工謀石先令掘去泥沙數尺堅始布石石皆方整始合灰又融鐵爲碇貫其中依城舊有磯二明府爲約其勢長短添作十三磯高廣自一丈至八尺而止城長共三十三丈擇邑中老成者十人董其事開工時予與明府同齋戒禱於神暇時明府輒往督視始於辛未十一月迄於壬申十月役竣旣水自城下過者爲磯所

遏勢不得逞則趨江心而去每磯皆然水勢大馴於是父老走相賀稱明府水不獨能以惠也咸欲書其事於石且曰是固太守之心也願因公爲請予曰此君之賢也民之義也神之佑也予何力之有焉雖然予固不能無言憶予自辛酉來嘉卽稔知沫水與青衣水爲城患嘗登西郭諸山望其勢又嘗徃來其地竊以爲順鷹嘴岩山疏通小港故道引之東行以分其勢則郡城可永無水患盖青衣水來自西直趨鷹嘴岩足岩方不受水將怒而東逝益以沫水迅急洶湧併爲一氣橫射西南

來正與麗正門一帶相值夫以蜀江之險而此水又爲之最以瀆水之城又無善禦之法其屢崩不亦宜乎顧其役頗巨懼吾民不便意常中止今明府不必如予之願而爲法甚良百姓樂於趨事則明府之願遂矣明之願遂則予之願亦遂矣何也明府爲百姓之意固卽予意也昔秦李冰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或謂卽今烏尤山後來唐韋臯伐凌雲宋麴紹作斗門皆師冰之意爲之夫前人之善政後人不繼之則前人之功弃後人繼之而不變通之則後人之功亦弃不獨治水也明府是

役能變通前法予固知明府才之無盡而此城必能與古人爭烈又以見邦人之好義與明府之所以協和神人者必不苟也故樂爲之記